



我生活在高邮县城。县城西侧是京杭大运河，与运河一堤之隔，便是浩浩荡荡的高邮湖。

高邮湖自不可与鄱阳湖、洞庭湖，以至太湖、洪泽湖比辽阔。

高邮湖有其它淡水湖所不及之处。

高邮湖是活湖水，它是淮河入江水道。据水利专家说，每年高邮湖要换水七次之多。

高邮湖是悬湖，所谓悬湖，湖底高出周边地块。老人们打过一个比方，说，高邮湖底与兴化宝塔尖平。当然这个比方很含糊，宝塔几层高几许，不知，至少说明悬湖之悬。

活水，水运动而不腐；悬湖，污浊之水，无以沾染。且水生物种种类繁多。

如此环境里生长的螃蟹自然不错。

美食家们说，高邮湖的螃蟹味道独特，清香而微甘。

养殖者言，高邮湖螃蟹外表也有明显特征，脐白而背青，毛黄而壳硬。

高邮湖大闸蟹因不投饵料靠生物链生存生长，生长周期长，产量也低。

重阳节后，高邮湖的螃蟹，母蟹其黄丰满，公蟹其膏厚实。就着美酒，吃一只螃蟹，该是美好的享受。

这是高邮人的口福。外地人言此，往往直咽口水。

可是，我对螃蟹不太感兴趣，从小如此。

我的老家与兴化搭界，是典型的水乡，小河连着大河，荒滩水塘不胜数。夏秋之季，杂草萋萋，芦苇丛丛，螃蟹生焉，寻于河塘沟渠，不费气力，十只八只手到擒拿。一到家则合水呼之，不多时，美味即成。母亲总是拣一只大的给我，我嫌其戳嘴，只吃一两支小爪。更有甚者，一次跟随几位成人去塘中摸蟹，竟被蟹钳夹住中指，痛苦不堪，对螃蟹又增不快。

老家的螃蟹多的是，不值钱。

不几年，传上海人喜食螃蟹，我曾陪母亲拿着大队开的证明，贩螃蟹到上海。十只八只一串，叫卖于里弄中。上海的老伯伯们，吃螃蟹真是一绝，他们有专门的工具，一只螃蟹不吃上几个小时不能丢手，蟹壳不是一食扔之，而是再熬汤饮之。我觉得不可思议，螃蟹真的那么好吃吗，犯得着这么用心？也有人因此诟病上海人小气，一只螃蟹，恨不得连壳都嚼了。但从老伯伯的眼神面容上可以感受到，他们吃螃蟹时的美好心境。

不独上海的老伯伯们喜欢吃螃蟹，文人雅士

似乎更喜欢吃。

秦少游曾将螃蟹作为礼物赠与苏轼。苏轼果然是美食大家，于食蟹颇有心得，数十首诗文写到食蟹，其中最著名的是《丁公默送蛏蚌》，诗云：堪笑吴兴馋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尖团。苏轼虽然以诗换得的是梭子蟹，但不排除其对河蟹的喜爱，“不到庐山辜负目，不食螃蟹辜负腹”。他在《老饕赋》里写道：尝项上之一脔，嚼霜前之两螯。烂樱珠之煎蜜，滃杏酪之蒸羔，蛤半熟以含酒，蟹微生而带糟。盖聚物之天美，以养吾生之老饕。其“嚼霜前之两螯”“蟹微生而带糟”是河蟹制成的两道名菜。

吃蟹到极致的，当数清代美食家李渔。他在《闲情偶寄》中有专章记述：予于饮食之美，无一物不能言之，且无一物不穷其想象，竭其幽渺而言之；独于蟹螯，心能嗜之，口能甘之，无论终身一日皆不能忘之，至其可嗜可甘与不可忘之故，则绝口不能形容之。此一事一物也者，在我则为饮食中痴情，在彼则为天地间之怪物矣。

李渔“嗜此一生”，每年于螃蟹未上市时，“即储钱以待”，“因家人笑予以蟹为命”，“即自呼其钱为‘买命钱’”。

世间嗜蟹如命者，盖不只李渔一人，以此可见蟹确是食物中之极品。

我生于水乡，又是盛产螃蟹之地。每遇蟹黄鸭肥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上一道螃蟹，情理之中。“主不动，客不饮”，陪客人吃一只螃蟹也是待客之道。但我始终提不起兴趣。不是我不知道蟹乃美味，而是怕烦，厌腥。

一只螃蟹上了餐盘，先要解带，再就是去脐、剖腹、断爪，慢慢地掏，细细地吸，轻轻地嚼。一只蟹，没有十五、二十分钟是吃不好的。有食之精致者，可将吃剩的蟹壳拼成“全蟹”。粗心如我，哪有那份闲情逸致。我即食，也是草草潦潦，一番咀嚼了事。

我讨厌螃蟹的腥味，“一食螃蟹三日腥”，一点不过分。纵使食用后青菜擦，用醋泡，用牙膏洗，也不可能彻底消除，走到人面前，还是有一股腥味。

我常常从友人津津有味的食用中得到享受。

尽管如此，有朋友当时来，我还是会用高邮湖大闸蟹待之。有人问，高邮湖大闸蟹比之阳澄湖大闸蟹如何？

我怎么能黄婆卖瓜呢，则是说，你吃了就知道了。

旅行

□ 杨晓莉

第一次听许巍的歌曲《旅行》，我内心充盈的是温暖和感动，像被母亲的手轻轻地抚慰。

前几年的一个傍晚，我打开一位朋友的博客：图文并茂并配有背景音乐。一幅幅精美的图片是朋友行走于世界各地拍摄的，诗文写得细腻随性，其中一篇游记的背景音乐就是《旅行》，那一刻音乐、文字和图片直抵我的心灵，触摸到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关上电脑的一刹那，我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：生活本是多姿多彩的，她更多的取决于我们的生活态度。

此后的几年，我虽没有行万里路，但每年总挤出一点时间，在他乡虚度一小段时光，放飞一下心情。我走过的地方并不多，但还是有自己喜欢的地方，例如厦门、成都、哈尔滨。

如果一个城市没有自己的特色，我大约不会喜欢，那好比一个人没有灵魂。这三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：厦门是毗邻台湾省的海滨城市，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城市之一，有秀丽的自然风光，也有悠闲的人文环境，显得开放和包容；成都历史悠久，具有古蜀文明和地域文化特点，显得恬淡怡然、和谐包容；哈尔滨算得上是风情万种的城市，俄罗斯风格的建筑、文化和饮食习惯在此与中国东北文化的交融，令人恍惚间好像置身于上海外滩。

品尝各地小吃是我旅行的主打环节。曾经在厦门的中山路街头吃过闽南小吃沙茶面，在成都的火锅店啃过烟熏味的长排骨，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上吃过红肠、喝过格瓦斯。

旅行的途中，会欣赏到美妙的风景、会品尝到诱人的美食、会观看到曼妙的歌舞，会遇见无数个背着行囊的游子，会听到无数个动人的故事。

偶然的机会有幸得以与一位江苏籍的名校中文系的教授见面，苏北人，曾经

在中东任教过，博士生导师，知识渊博，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、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。50岁不到的年纪，性格内敛稳重。谈到高邮，一脸羡慕向往的神情：高邮湖的面积有700多公里，全国第六大淡水湖、江苏第三大淡水湖，这么一大片水域是高邮人民巨大的财富。谈到高邮自古出才子，古有秦观、王令等众多才子……我表示孤陋寡闻，没有听说过王令。此君很意外也很惋惜，一再说高邮应该多多挖掘此人的资料：王令是北宋时期英年早逝的高邮才子，为王安石赏识，结成忘年之交。他的出生地不在高邮，但因为他在高邮生活的时间最长，高邮的烙印最深，因此被称为高邮王令。因为同行的还有江都的朋友，因此此君又讲述了汉朝江都公主刘细君和亲的悲惨故事。

曾经用手机记录下了旅途中无数个精彩的瞬间，与此同时我每每也会突发奇想，我们高邮能不能借鉴一下他乡的经验？倘若一个景点游玩时间过短，似乎不易留住游客。如果我们在镇国寺开家精致一点的素菜馆，在文游台或孟城驿增加一场宣传高邮历史的文艺演出，在界首芦苇荡开发一个水上乐园，请饱学之士多多撰写一些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……如此种种。既要保持自己地方的特色，又要学习他乡的经验，自然是空口说白话容易，做起来很不简单。

汪曾祺老先生在《岁寒三友》一文中有云：“吾乡固多才俊之士，而皆困居于蓬牖之中，声名不出里巷，悲哉！悲哉！”这多少归咎于时代的局限，我相信现在的孟城因为大步地走出去、大胆地迎进来，因而才俊们视野更开阔、胸襟更博大、交融更和谐。我也相信高邮会被打造成一颗带有地方特色的、熠熠生辉的苏中明珠。

这大约就是我写下这段文字的初衷，也是我旅行的最大收获。

“老爷大堂”的前世今生

□ 贾怀景

高邮州署经过两年整修重建，已经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，日前向公众开放。“老爷大堂”，老高邮人总是这么习惯称呼它。宋、明、清、民国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，它都是高邮最高行政长官办公理事的场所。

历史上的高邮“老爷大堂”是什么模样？因为我家就在它附近，亲眼见证了它近七十年的变迁。解放初期，我还是一名孩童时，就经常在政府大院中嬉戏，对它留有深刻印象。现在的门厅是这一古建筑群中唯一的老建筑。它历经明正统、正德、嘉靖和清乾隆年间多次重建。现存的州署门厅为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年）重建，近年又作了维修，但它是原汁原味的老物件。门厅两侧的八字墙很有威严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有两方石碑镶嵌于八字墙之中，且都与施政相关。东侧是“示禁碑”，立于清嘉庆六年，内容是对食盐专营作出规范，严禁私盐买卖；西侧为“告示碑”，立于清同治八年，内容是规定查验命案的公务人员，不得滋扰百姓，乱收费用，如有，可向官府告发。与大门正对，曾有一面高大威武的照壁，府前街从两者之间穿过。照壁于上世纪80年代拓宽马路时南迁重建，1995年“府二工程”中被拆除。高邮州署的核心建筑是“老爷大堂”，也就是“正堂”，即州官升堂断案的地方。我记忆中的印象是，它高大森严，朱红色的木栅栏，木雕花格门，大堂的中心位置有一高台，离地面约一二尺，类似于现在的会堂主席台，这大概就是州官摆放桌椅屏风的地方。高台两侧各有石碑，基座是神兽龟趺，老百姓管它叫“龟驮碑”。对碑的内容已经没有印象，这是建国初期的模样。当时的新政权正忙于医治战争创伤，无力大兴土木，这应该就

是民国时期“老爷大堂”的旧貌。后来，“大堂”改建为县政府“第一会议室”，屋面和外墙保留了原样，使用了几十年，很多老同志都在这里参加过会议。再后来，全拆了，在原地兴建了市政府办公楼。

至于明清时期的州署长什么模样？重建后的仿古建筑群，中规中矩，重现了当年的风貌。由南至北在中轴线上依次是正门、仪门、戒石亭、正堂（应该还有后堂和州官起居的处所）。正堂的立牌上书写“从五品”。“从五品”的官有多大？应该相当于现在的副厅级。当年，高邮州的管辖范围比现在的高邮大，包括兴化这样一些周边地区。

“戒石亭”的重建，在反腐倡廉的今天，尤有鉴古喻今的现实意义。“戒石”，顾名思义，有刻石以诫勉的涵义。“戒石”正面刻“公生明”，语出《荀子·不苟》，荀子说“公生明，偏生暗”，意思是公正便能明察事理。用在这里是告诫官员必须依法办事，秉公执法。背面的铭文是“尔俸尔禄，民脂民膏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，落款是北宋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黄庭坚。这是黄庭坚的笔迹，但这四句十六字的内容则是宋朝第二个皇帝赵光义（宋太宗）鉴于后蜀国政治腐败，从《颁令箴》中缩写而来。后蜀国末代皇帝孟昶为整饬吏治，曾亲撰二十四句《颁令箴》，后来后蜀为宋所灭。南宋绍兴八年（1132年），宋高宗赵构把黄庭坚书写的这一祖训，明令各州县刻于大堂前，于是相沿成习，成为州县衙门的标配。

高邮州署的重建和开放为高邮旅游业增添了一个新的人文景观，也为对各级官员进行勤政廉政教育增加了一个新课堂。

绵山游记

□ 顾永华

车出山西太原，驶入太行山脉，穿行在重山峻岭间，险要之处，山路一边是悬崖峭壁，云雾像薄纱笼罩着远山近景时清时隐，另一边是深谷幽壑，俯首一望，令人胆战心惊。细雨刚过，再没有比秋雨洗涤过的青山迷人了，整个山坡都是郁郁葱葱流翠欲滴，还没来得及散尽的雾气像淡雅的丝绸，一缕缕的缠绕在它的腰间，阳光把每片叶尖上的雨滴，染色成五彩的珍珠。车停下，我们已置身于重山环抱的绵山景区。

绵山，又称介山，坐落在介休、灵石、沁源三县交界处，因其群山地貌山峦起伏连绵得名。绵山山高水险，沿着一条崎岖的山路蜿蜒而上，路两旁连片的古木枝繁叶茂，漫山遍野的野花，点缀着翠绿的山坡，溪流像是系在山腰的一条白练哗啦啦地一泻落底。相传早在北魏时期，绵山山中就寺庙群立，唐初时佛教禅林已成规模，山上遍布古迹，俗称“九里十八弯，二十四座诸天小庙，各处罗列”，绵山之所以享誉海内外，古今不断吸引八方登临者游览，在于它步步有景，景景有典。

回銮寺古刹，是唐太宗登山礼佛未成的回銮地。唐太宗有诗云：“回銮游福地，极目玩芳晨。宝刹遥承露，天花近尺春。”据寺内碑刻记载，回銮寺命运多舛，屡遭磨难，原在东山柴谷之间，后被流寇所毁，唐僖宗时迁到现址，敕名“兴国寺”。元时再次修建，在大殿脊檩下有“大元国至大元年（1308）重建的题记”的佐证，明、清相继多次重修，现存建筑为元明清三代遗物。主建筑有山门、过殿、大殿，建筑布局两侧对称，陈列的17块斑驳陆离的元明清历代石碑，承载着寺院的兴衰与沧桑。院内生长着数棵松柏、龙槐、杉榧等古树，林木荫翳，让深山古寺的韵味浓烈悠长。

沿着山腰间的小路经过龙头寺行入绵山腹地，沿途两山对峙，怪石嶙峋，再现着清初绘画大师石涛的古画意境，透露出山川的氤氲气象和深厚之态。眼前出现形似乳房的石峰，泉水垂滴于石池中，水质清澈纯净，映照着一半天上的白云，一半山峰的翠绿，这就是著名的“峰乳泉”。走栈道经小须弥、中岩寺，眼见着白云洞内涌出汩汩云团，翻卷腾挪，变幻无穷，神秘莫测。过“鹿桥”、“兔桥”，攀登127级石阶到了绵山中心始建于三国曹魏时期的抱佛岩。抱

腹岩坐东面西，高60米，深50米，长180米，分上下两层，山岩上部突出，下部凹陷如穹窿，犹如两手抱腹，先人在岩腹中建馆舍用于居住，初唐时建寺，称抱佛寺，也叫云峰寺。殿中有汉人中第一个成佛的“空王佛”田志超包骨真身塑像，凿壁深嵌在岩石的佛龛内。抱腹岩顶壁的挂铃，都是一些还愿的善男信女出资由攀岩者悬挂在岩顶的，山风吹过，大小大小无数的铜铃随风发出叮当声响，余音袅袅。抱腹岩之大，容两千年历史文明于其间，抱二百余间殿宇、馆舍及一两千游人手于“腹”内而不满，不负天下第一岩的冠名。

绵山，还是寒食节和清明节的发源地。据史籍记载周代鲁隐公五年（公元前718年）时，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，当行至介休城东山林时，他饥饿难耐濒临绝境，随臣中只有介子推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碗肉汤救了重耳的命，事后重耳发现，那碗救命的肉汤其实来自于介子推自己腿上割下的肉。公元前636年，重耳当上晋国君王，是为晋文公，晋文公重赏当初伴随他流亡的功臣，唯独介子推不肯为官，并不辞而别同母亲隐居到绵山。晋文公焚林求贤，介子推坚决不出，火熄后人们才发现，背着老母亲的介子推，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了。晋文公见状，悲哀不已。有人在装殓时从树洞里发现一封书信，上写：割肉奉君尽丹心，但愿主公常清明。为纪念介子推，晋文公下令，将绵山改为介山，将介子推被焚的日子定为寒食节，家家户户不许烧火，一日三餐只能以冷饭将就。第二年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，发现老柳树死而复活。便赐老柳为清明柳，并晓谕天下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。唐朝诗人韩翃曾经作《寒食》诗：“春城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斜。日暮汉宫传蜡烛，轻烟散入五侯家。”清明节作为“墓祭”之礼，成为中国人祭祀祖先的传统节日。2008年，绵山被中国民协命名为“中国清明寒食文化之乡”。

绵山，山古水活，古迹遍布，自然景观险峻粗犷，人文景观古老丰富，以其鲜明的个性展示着名山魅力。行走于绵山风景区，感受着“万壑千崖增秀丽，往来人在画图中”的意趣，既领略风景，陶冶情操，又见识历史，知晓古迹，一举两得，岂不美哉。